

## 在纪念张禾瑞先生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陈木法：**可以这么说，张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上大学时，19岁，他是系主任；经过“文革”，我回来念研究生，他也是系主任。从19岁到30几岁，我在张先生眼下长大。早年与张先生接触很少，读研究生以后有些接触。在座很多人都想不到，我研究生答辩，那是1980年；后来博士学位答辩，那是1983年；两次答辩委员会都有张先生。后来李仲来还告诉我，连我的申请答辩的表格都是张先生亲自填写的。

我记得还有一件事情，在我成长中有很大的作用。我去美国访问进修的时候，在花了8个月做了一个难题(猜想)之后，我就考虑是否暂时不要再写文章，好好学点东西；但我自己拿不定主意，写信向严士健老师请示。严老师回信说，张先生认为你也不缺一两篇文章，好好学些本事回来才是最重要的。张先生表态支持我的想法，后来对我们研究方向的发展影响很大；因为在那里所学的新方向，消化了好几年，后来很多研究方向，都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

虽然与张先生直接接触不多，但他对我们影响很大。比如说大家都讲到近世代数，我的近世代数学的就是张先生的《近世代数基础》。之后我的晚辈，像北京大学的陈大岳，现在也是教授，他说他的近世代数也是学张先生这本《近世代数基础》。所以我们对张先生的《近世代数基础》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说它卖了90多万本，我们不会觉得奇怪，这本书是非常普及。刚才郝先生讲到，从很小角度看，从文字上来讲，他都是开拓性的。用白话文写的数学教材，这在张先生《近世代数基础》的序言里头写了这句话的，他觉得他这本书是用白话文讲数学的一个尝试。这本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深入浅出，另一个是材料的精选。我觉得做到这个很难，除了要在教学上下功夫之外，还有一个方面，是跟自己的学术生涯，跟学术水准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你选材能选得那么好，不是光下功夫，就能得到的。作为一个补充，说一下张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做了一点功课，查了一下张先生的论文。2004年，在一套李代数的两卷本里头，第一卷就引了张先生的论文；里头还有一些评论，要知道那是1941年左右的论文。在这个两卷本里头，不仅引用了，而且讲了张先生的这个工作。所以我想讲，首先是他有很深的功底，他才能如此深入浅出，精选材料。这些题材到最后还是不朽的。时代变得这么厉害，但是题材还是一直留下来了，说明很深的功底才能有这么深的远见。可能张先生写的《近世代数基础》是抽象代数方面的一本最适合自学的教本，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对张先生，我们是感激不尽的。

现在我们学院，刚才保继光院长讲了，面临了新的情况，跟以前非常的不同。所以我想到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头衔，就是全国师范院校的“排头兵”。办好北师大对国家很要紧，作为北师大人也觉得很光荣，有责任；这个排头兵不是谁随便能当上的。能当上的，张先生对代数的贡献最能说明问题，为什么全国师范院校的代数队伍有那么多人都是来自北师大张先生的门徒，所以张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的时代，人家也不讲我们排头兵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做点事情，发扬张先生的光荣。

2011年12月23日